

诗歌隧道

欣临国庆日抒怀

赵青山

国庆飞歌万里同，燃情纵笔韵无穷。
丰年酬报初霜晚，沃野飘香枫叶红。
方阅三军持重器，更闻礼炮震长空。
导航北斗巡天宇，盛景神州一望中。

国庆抒怀

周殿龙

秋高气爽举国欢，共庆佳节写美篇。
党指航程旗引路，七十六载焕新颜。

国庆感题

赵丽萍

金秋鼓乐贺华旦，七秩六年书锦章。
风雨经临彩虹现，稻梁丰稔富民祥。
时防寇寇窥吾土，自铸青锋护海疆。
桂酒婵娟迎远客，神舟来往任徜徉。

齐天乐·贺新中国76年华诞

张应志

巨轮前转今非昔，看华夏巍然立。斩棘披荆，强军富国，创了千般奇迹。泱泱挺脊，可揽月高天，大洋深邃。有技藏身，管它浪涌风急。
新时代中国式，史诗磅礴写，拼搏朝夕。丝路延绵，红旗漫卷，不使复兴转逆。人民接力，擘十五宏图，再擎椽笔。今我高歌，自豪兮祖国！

沁园春·国庆抒怀

张学志

万里金飙，赤帜横空，巨龙昂霄。望昆仑波浪，江河漱玉；虹驰高铁，雁掠星河。丝路驼铃，太空旌旗，尽展乾坤新画卷。凝眸处，看东方破晓，霞染层霄。

回眸七秩昭昭，有无数英豪仰舜尧。念一星两弹，云衢破雾；荆莲并蒂，雪域春潮。航母犁涛，嫦娥探月，代有雄才展略韬。长征续，正千帆竞渡，再谱云韶。

满庭芳·国庆抒怀

焦俊芳

秋染山河，旗扬九域，金风漫卷霞光。七十六载，奋进曲铿锵。看那铁龙织网，穿峻岭、星耀城乡。天宫驻，深洋探宝，科技谱新章。

豪情今更壮，军威赫赫，岂许嚣张？忆复兴征程，万众同襄。何惧豺狼当道，凭赤胆、剑破冰霜。中华梦，今朝正筑，祖国续辉煌。

国庆随笔

封玉华

金秋盛典帜华光，山海欢腾动四疆。
往日烽烟凝浩气，今朝锦绣映骄阳。
百年勤业民心聚，九域宏图国运昌。
续写繁荣追远梦，乘风奋进铸辉煌。

沁园春·祝福祖国76华诞

唐琢

十月神州，气爽秋高，稻熟谷黄。看涂金沃壤，歌飘机唱；彩屏大地，镰举人忙；白鸽翩翩，红旗猎猎，碧空鸿雁翔。藏粮技，喜年丰高产，颗粒归仓。

撷来金菊芬芳。赞时代新篇伟绩煌！恰巡天北斗，蛟龙探海；神舟傍月，航母穿洋；陆地精兵，空间网络，核弹东风威力彰！何盛大，赞阅兵盛典，矢志图强！

水调歌头·颂新中国成立76周年

吕世芹

节日赤旗展，礼炮响长天。各族民众欢庆，笙鼓动山川。雪域高峰奇迹，峻岭莺鸣喜泣，携手共团圆。盛世谱新曲，安泰驻人间。

箭巡宇，蛟探海，卫河山。严飙浩荡，将士征战铁衣。星斗连横织网，舰母鲸涛犁浪，重器定疆关。勇固强军志，华夏立坤元。

我家的“国庆仪式”

魏益君

临近国庆节，整个村子便被一种明亮的秋意笼罩着。天高云淡，风里带着新稻的香气，家家户户的屋檐下，偶尔已经能看到一面面早早挂起的红旗，在晴朗的蓝天下，显得格外精神。我的父亲，这位在村里当过代课教师、肚子里有些墨水的“文化人”，也开始忙碌起来，张罗着我们家独有的国庆仪式。

我家的国庆仪式，从不落俗套，父亲总能用他那点文绉绉的巧思，把节日过得既热闹又意味深长。他常说：“国庆，是国家的生日，也是咱们小家的庆典，得有点‘彩头’。”这“彩头”，便落在了“写”字上。父亲不说“蒸蒸日上”，他说要“书写新篇”。

国庆前夕，父亲便会郑重地取出他珍藏的大红纸和毛笔、墨汁。他不写常见的福字，而是要写些特别的。母亲在一旁研墨，那墨香混着窗外飘进的桂花香，在屋子里静静弥漫。父亲凝神静气，提笔蘸墨，那姿态，不像是要写字，倒像是要完成一件庄严的艺术品。他写的是“国泰民安”“山河锦绣”，有时兴致来了，还会自创一副对联：我印象最深的一副对联是：“一粒米中藏世界，半边锅里煮乾坤。”写罢，他会得意地捻着并不存在的胡须，对我们讲解：“看看，这说的就是咱现在的好日子。国家是‘世界’，是‘乾坤’，咱家这锅里的米饭，

就是这太平盛世的滋味。”母亲总是笑着嗔他一句：“就你能拽文。”可眼里的光，却是亮晶晶的。

这些写满祝福的红纸，会被父亲精心贴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粮仓上贴着“五谷丰登”，厨房的灶台上贴着“烟火长春”，就连我那小小的书桌上，也贴了一张“前程似锦”。顿时，整个家便被浓浓的墨香和喜庆的红色包裹了起来，国庆的气氛，一下子就充盈起来。

当然，节日的重头戏，永远是那一顿象征团圆的家庭盛宴。叔叔一家远在南方，每年国庆，是他们雷打不动归家的日子。父亲早就会念叨：“你叔他们，就念着咱家这一口‘写’出来的味道。”这里的“写”，又是父亲的一个巧思。他不说“做饭”，他说是“书写团圆宴”。

父亲平时是极少下厨的，但国庆这天的厨房，必定有他的一席之地。他的任务是“雕琢”和“点睛”。母亲是总指挥，负责和面、调馅儿等，准备丰盛的菜肴。而父亲，则负责将那些普通的食材，变成充满寓意的艺术品。母亲揉好的白面团，到了父亲手里，就能变出花样。他用小巧的刻刀，在柔软的南瓜上刻出五角星的模子，然后将南瓜茸和在里面，蒸出金灿灿的“五星馒头”。他还会将红枣细细地嵌在发糕上，拼出“十一”的字样，或者用菠菜汁、紫薯泥和出

彩色面团，做成小小的“灯笼糕”和“丰收塔”。

父亲一边忙活，一边不忘他的“文化普及”：“看这五星，是国家的象征；这‘十一’，是喜庆的日子；这灯笼，是普天同庆；这丰收塔，是咱农民对土地最实在的感恩。”厨房里热气腾腾，他和母亲的身影在蒸汽中忙碌，像一幅生动的年画。母亲听着他絮絮叨叨，手上不停，嘴角却一直弯着。偶尔，她会哼起那首《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父亲便会用他并不在调的嗓子低声应和：“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那歌声混着锅碗瓢盆的叮当声，是我听过最朴拙也最动人的国庆乐章。

当叔叔一家风尘仆仆地推开家门时，饭桌上，早已摆满了母亲的手拿菜和父亲的“艺术作品”。叔叔竖起大拇指，做了一个夸赞的手势。父亲这时反倒谦虚起来，摆摆手说：“啥文化餐，就是图个热闹，图个念想。”

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话题总是离不开国家的变化和村里的新鲜事。我看着墙上父亲写的一幅幅红艳艳的字，看着家人脸上洋溢的笑容，心中豁然开朗。我家的“国庆仪式”，正是一个普通中国农民家庭，对脚下土地最深沉的爱，对眼前生活最朴素的赞美，对这个伟大时代最真诚的献礼。

蛋糕店门口摆起长桌，齐整整地摆着两摞透明的包装盒，能清晰地看到盒子里面一个个圆滚滚的金褐色月饼，大鹅蛋那样大，表面一层酥皮，裹着花生、瓜子、黑芝麻、冰糖及五颜六色的甜丝。

这是当地的一种老月饼。做法单一，外观平实，不似新式月饼花样繁多；味道清淡简单，不似新式月饼浓烈甜腻。像我们平常人心底的旧时月色，时光滤去了生活的烦琐和愁绪，留存心底的往事像朦胧缥缈的月光，柔和、轻盈、微微醉、淡淡甜，切切地让人怀念。

这家蛋糕店每年都会在中秋节前夕制作老月饼，深受很多人的喜爱，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乘地铁换公交，大老远的，跑过来排队买老月饼。

每当蛋糕店门前排起了长队，老月饼淡淡的甜香在清朗的空气里游弋，便会喟叹又到了一年中月色最美的时节了。

时光的流逝简直让人心惊，不但人，这世上的物事也跟着光阴在往前不停地轮转，而月亮千年万代永远是那个月亮，照过古人照今人，照过从前，也照现在。多年前让人怀恋的时光也曾是同一个月色，想到这，不禁释怀，仿佛那些美好的故事和故人并没有远走。

这时候，秋风起，木叶摇落，大地生凉，虫鸣夜开音乐会。皎洁的明月是安静的听众。精彩处，洒在人间的月光更明亮了，像溪水一样蜿蜒清澈，那是明月送给大地的掌声。

这样的夜色又是静谧安闲的，很是适合“暗香襟里闻，凉月吹灯坐”。

香是桂花香，楼下人家院子里的东南角上的小花园里种着一棵桂花树，碗口粗，枝繁叶茂，一树碎金子似的桂花在月光里摇曳。窗户开着，桂花的甜香一阵又一阵地随着起伏的秋风浮上来。原本是开着台灯读一本小说，不经意间抬头见朦胧的夜色里圆盘似的一个大月亮当空挂着，又宛若一张慈祥温柔的笑脸。心头怦然一动，遂放下手中的小说，关了台灯，坐在阳台上赏月。

小说里的故事，爱恨情仇，是是非非，弯弯绕绕，无非在说明一件事，人性的复杂和人心的幽眇。而在一轮皎洁澄澈的月亮面前，似乎再精巧的伏笔，再巧妙的布置，再生动的语言，再卓越的技巧都失去了魅力。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任何事情都是有其缘由的，从任何一方看事情都是片面的，只有上帝视角是准确的，可生活中却很难有上帝视角，只有在作品中能看到真相。”有人这样写道，第一次读到很是共鸣，后来品味也觉得甚是有道理。正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读一部作品，自然是旁观者，各样的矛盾冲突都在河中，而我们站在岸上。生活中，我们哪一个不是当局者呢？

望着静默不语，又隐隐含笑的月亮，忽然灵光一闪，这月亮岂不就是万物混沌初开时，自然界送给人间的一部大作品吗？虽然太阳给大地送来温暖和光明，但它有时候不免有些暴烈了。只有月亮，温柔地俯视着大地上的生灵，抚慰着人间的苦难和忧伤。

内心不由自主地涌起张若虚的那几句著名的诗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古人今人写月的佳句颇多，但最能击中人心，具有时空哲理意味的莫过于这几句。

年代代，人间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大多是在月下演绎的。月亮静静地照着，尘世上的宏大和幽微，伟岸和平凡，高贵和朴实，聪明和愚钝，欢乐和痛苦，善与恶，丑与美……都在她的眼底下成了一段历史，一抹烟尘。

菜地被邻居种上了玉米，夏天满院子玉米秆秆，秋收后一院子秸秆茬子，东西两扇房门是上了门锁的，偶尔看过，那两个门锁早已经锈迹斑斑，一看就知道空房子太久没人进去了。

母亲今年88岁，还健在，她从来没提回去看看，我知道，那是父亲因脑血栓卧床不起那些年让母亲受了太多罪，她不想再看到那个房子，不想想起那些年的哀苦和遭罪。于我，这所老房子没有太多情感在里面，我现在做梦如果做到家乡的房子也大多是原来的老房子，那个土坯房，后来还贴了一层红砖的老房子。

梦里的家乡是模糊的，现实中的家乡也没有了牵挂。物嘛还有老房子一处，人嘛小学中的同学少有往来，只有三个高中同学家里有大事小情的时候能刻意回去聚聚。真的物是人非。小镇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毕竟过了40多年了，一条主街道横贯小镇东西，早就是路灯杆和油铺路了，主路两侧是被装饰了民族风情风格的各类商铺店面，看上去还算规整。镇上商铺密集所在每逢农历三六九是大集，赶集的人会把过往的车辆堵上好一阵子，车子才能挣扎着缓缓开出人群。进入主路的北向是一座石桥，当年是六个桥孔，现在建了新桥，旧桥也扒掉了，这座桥是从城里进入小镇的唯一通道，我的城市就是从现在非常宽阔的城乡公路途径了还是当年那些山岗、水库、村落，由这座桥进入家乡小镇的。主路东行十里是我们这方圆百里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都会有无数各地观光旅游的人来此打卡游玩，主路往西尽头是辽宁省界了，那里出了个闻名全国的二人转表演艺术家。

如今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已经十多年了，已临近退休之年，想想就要过安享晚年的生活了，就总有人会问回不回农村种块地莳花弄草之类的话，我总是非常坚定地回过去，老家农村就不回去了，打小就不会侍弄庄稼，也不怎么喜欢花花草草，还是老老实实在城里住着吧，我就是那种既回不去故乡也到不了远方的人，那就安安静静地做一个闲来写写风月、没事锻炼身体、有时间多陪陪老伴儿陪陪孙儿的人，图个悠闲自在。



中秋

张新亮作

回不去的家乡

高云久

其实我的家乡距离我现在生活的城市不是很远，开车回去也就个把小时的车程。每每站在单位的窗前，目光越过车流滚动的街道和高低林立的楼房，望向家乡的方向，都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惆怅。这样的惆怅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而越发地变得频繁，莫名地去，无法言表的落寞。

在城市与家乡之间，是绵延百里的长白山余脉大黑山。连接城市与家乡的公路就穿行在大黑山连绵起伏的山间，那起伏的山脊是故乡的脊梁，也是我童年的骨架。它记录着我太多的记忆，有儿时随着父辈采山货时的儿言童语，有小学随着学校组织野游时小同学们的雀跃欢歌，有读高中时背着书包与同学结伴而行嬉戏在回家与返校之间的打闹追逐，有上大学回家时再回家，哪怕是小住几天，也不是之前那般交响曲了。可能是这时候母亲和父亲都老了，手脚没有了年轻时的灵光，他们创造出来的声音时挤在无比拥挤充斥各种气味的乡间大客车车厢里，尿憋得浑身冒汗却根本别想下车解手的痛苦无助。那时候骨架两侧散布的村落和零星的土坯房子如随风飘落的松子，有的像是遗落在山谷里，有的像镶嵌在褶皱的梯田里，有的像随手扔在了山坡上，有的像孤零零地趴卧在大水库小塘边。我无数次地忽然想起来，坐大客车回家的画面，在数不清的山峦、湖面、水田和村落画面反复交替闪现之后，跑线的大客车就像一个疲惫的老人喘着粗气在几个趔趄忽闪之后慢吞吞地停在我们家的小镇供销社对面客运站时的情景，我到家了。我家就住在当时公社后面，步行从车站到家也就十来分钟。

家乡再美也终究压不住一个少年向往外面世界的心会发芽，当在外求学打开走出家乡那扇大门的时候，心便不再安分地留恋这片土地，那时就有一种走得越远越好的想法，离开父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土地，走出朝朝暮暮背朝天的农村生活，靠读书哪怕高中毕业去南方打工也要改变父亲母亲那样的命运，这或许就是志向吧，我确实那时就有了。

小学和初中念书的教室，向外望去，是